

为自己活一次

一个小镇青年穿过饭桌、远方与中年的光

傑森森

献给那些一路欠着人情、仍想把日子过亮的人

导读

一个小镇青年穿过饭桌、远方与中年的光

很多人离开小镇时，以为远方会把旧日子一刀剪断。

陈向南也是这样想的。他背着蛇皮袋上车，里面有几件衣服、一只搪瓷缸，还有一只缺了口的蓝边碗。那只碗装过亲戚家的饭，也压过父亲的欠条。它跟着他去南州，跟着他站夜班、递名片、借钱、失眠，像一个沉默的证人。

这不是一个突然成功的故事。它写一个人怎样从许多饭桌之间长大，怎样把亏欠误认作命运，怎样在中年终于明白：亲情可以感恩，但人生不能只用来偿还。

饭热着，人就还有路。可路要往哪里走，最后得由自己决定。

第一章·轮流吃饭的孩子

陈向南小时候有一张表，夹在语文书最后一页。星期一大姑家，星期二三舅家，星期三外婆家，星期四二姨家，星期五轮回大姑家。表是外婆用铅笔写的，字歪，像稻田里被风吹偏的秧。

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。放学铃一响，清水镇小学门口的孩子往各自家里跑，他也跑，只是方向每天不同。大姑家的厨房宽，灶台边挂着腊肉；三舅家有电视，能看省台的武打片；二姨家的饭总偏咸，他喝两碗水，夜里起床上厕所，能看见月光落在堂屋的水泥地上。

别人问他：「你爸妈呢？」

陈向南把书包带往肩上提一提，说：「在外面挣钱。」

这句话他说得很熟，像背乘法口诀。父亲陈建国在外省跑工程，母亲赵梅去了南方，说是进厂，后来电话越来越少。大人们提起他们时声音会低一点，低到他听不清。他便不听，专心吃饭。

那年冬天，大姑给他盛过一碗排骨汤。碗是蓝边的，边沿掉了一块瓷，露出粗白的胎。大姑把两块肉压在饭下面，递给他时说：「向南，多吃点，长高了以后才有出息。」

他捧着碗，觉得手心烫得舒服。堂屋里坐着大姑父和两个表哥，电视声音很大，窗户缝里钻进来的风被饭香挡住了。他把肉咬下来，舍不得一下吞，慢慢嚼，心里浮起一种模糊的得意：别的孩子只有一个家，他有这么多家。

外婆却不这么说。每次轮到外婆家，她总在灶前坐小板凳，等锅里的粥翻起白沫。陈向南一进门，她不问作业，也不问考试，只说：「饭热着。」

她家的菜最少，萝卜干、青菜、偶尔一只咸鸭蛋。陈向南把咸鸭蛋黄挖给她，外婆又用筷子推回来。两个人推来推去，蛋黄碎在碗沿上。外婆看着他吃完，才端起自己的碗，把冷掉的粥一口一口喝下去。

有一回下雨，陈向南忘了当天该去哪家。他站在镇口的梧桐树下，雨从书包布面渗进去，课本边角翘起来。他从语文书里抽出那张表，铅笔字被水洇开，大姑和三舅的名字糊在一起。

他先去了三舅家。门开了一条缝，里面传来麻将声。三舅妈探出头，愣了一下，说：「今天不是你大姑那边吗？」

陈向南低头看脚尖，鞋面全是泥。他说：「我记错了。」

三舅妈回头看了一眼屋里，压低声音：「饭刚好不够。你去你大姑那儿吧，近。」

门合上时，屋里的笑声被夹断，又从门缝里漏出来。

他没有马上走。雨水顺着头发滴到脖子里，凉得他缩了一下。他忽然想起外婆家的锅，想起那句「饭热着」。可外婆家在河对岸，天快黑了。

最后他还是去了大姑家。大姑一边给他找干毛巾，一边骂：「这么大了，连日子都记不住。」骂完，她把那只掉瓷蓝边碗摆到他面前。碗里有饭，有青菜，还有半块炖得发黑的肉。

陈向南低头扒饭，鼻子酸了一下。他把酸意归到雨里，归到被淋湿的书包里。他那时还不会分辨，门开着是情分，门合上也是情分。他只知道碗是热的，饭是满的。

吃完饭，大姑把那张被雨泡皱的表拿到煤炉边烤。纸边卷起来，像一片快要烧着的叶子。陈向南蹲在旁边，看见自己的名字排在许多名字中间，忽然觉得它很重要，像一枚被很多人轮流保管的钥匙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外婆站在校门口等他，手里拎着一只搪瓷缸。她的裤脚湿到膝盖，显然走了很远的路。

「昨晚没来。」外婆说。

陈向南嗯了一声。

外婆把搪瓷缸塞给他，里面是两个还温着的红薯。她没再问，只用粗糙的手掌擦掉他额前的雨水痕。那一下很轻，陈向南却往后躲了躲，像怕别人看见。

外婆的手停在半空，过了一会儿收回去。她说：「饭热着，人就还有路。」

陈向南没懂。他抱着搪瓷缸跑进教室，红薯的热气贴着胸口。他坐下后，发现那只蓝边碗不知什么时候被大姑装进了他的书包，碗底还带着一点没洗净的油光。

他把碗藏进课桌肚里，像藏起一件宝贝。很多年以后，他才明白，宝贝也可能是一张账单的开头。

第二章 · 一张欠条

父亲出事的消息，是三舅骑着摩托送来的。

那天午后，清水镇的阳光白得刺眼，陈向南正蹲在外婆家门口刷那只蓝边碗。碗沿缺口磨着他的拇指，他一下一下抠里面的油渍，水盆里漂着几片青菜叶。摩托车在巷口猛地刹住，三舅赵国强摘下头盔，脸被汗浸得发亮。

外婆从灶屋出来，手还在围裙上擦。三舅看了陈向南一眼，话到嘴边绕了一圈。

「建国从架子上摔了。」他说。

陈向南停住手。水盆里的碗慢慢沉下去，碰到盆底，发出很轻的一声。

大人们以为孩子听不懂，便在堂屋里说得快。医院、钢筋、腰、赔偿、包工头跑了。每个词都像门槛，陈向南站在门外，一个也跨不过去。他只听清一句：「先凑钱。」

傍晚，亲戚们来了。大姑陈秀兰提着一袋苹果，二姨拿了两百块现金，三舅把摩托停在院子中央，烟一根接一根。外婆把桌子擦了三遍，端上粥和咸菜，却没人动筷。

「孩子还要读书。」外婆说。

大姑把苹果袋放到桌脚，塑料袋发出窸窣声。「妈，谁说不管？问题是这不是三五百。建国这些年挣的钱呢？赵梅呢？她总不能一点影子没有吧。」

赵梅这两个字一出来，屋里安静了一下。陈向南坐在门槛上，膝盖并拢。他很久没听见母亲的名字了，这名字像一只从柜底翻出的旧鞋，带着灰。

三舅吐出烟，说：「南方电话打不通。我托人问了，她原来那个厂早搬了。」

外婆的肩塌了一点。她把粥碗推到陈向南面前：「先吃。」

陈向南拿起筷子，筷尖碰到碗沿缺口，磕出一声脆响。没人看他。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桌上的纸上。那是一张从医院带回来的费用单，后面又压着几张借条，字迹有父亲的，也有别人代写的。

大姑伸手把其中一张抽出来，念：「向陈秀兰借人民币两千元整，春节后还。」她念完，笑了一下，不像笑。「这是前年借的。那时候说给向南交学费。」

陈向南的筷子停在半空。

「我没说现在要。」大姑又说，「可总得有个数。妈，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。」

三舅皱眉：「姐，孩子在呢。」

「孩子迟早要知道。」大姑把纸拍回桌上，声音不大，却把陈向南的背拍直了。

那顿饭后来还是吃了。粥凉了，咸菜发苦。陈向南低头把碗里的东西吞下去，听见大人们商量谁先垫钱、谁去医院、谁给赵梅老家打电话。每个人都在说办法，每个办法后面都带着叹气。

夜里，外婆在煤油灯下数钱。她把手帕打开，里面是一叠卷边的零钞，有一块的、五块的、十块的。她数得很慢，像怕惊动钱。

陈向南站在门口，说：「外婆，我不读了。」

外婆没抬头。「读。」

「我可以去镇上修车铺。」

外婆把钱重新包好，塞进枕套下面。她走过来，伸手摸他的头。这一次陈向南没有躲。

「你爸的账，是你爸的。」外婆说，「你的路，是你的。」

第二天，大姑带他去医院。父亲躺在病床上，脸比床单还白。陈建国看见儿子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只说：「向南，听话。」

陈向南站在床边，闻到消毒水和汗味混在一起。他想问母亲会不会回来，想问父亲还能不能站起来，想问那张欠条是不是因为自己。可病房里人太多，问题太轻，挤不进去。

回镇上的路上，大姑把一只信封塞给他。「这里面是费用单和借条复印件，别丢。以后你大了，要晓得家里怎么过来的。」

陈向南抱着信封，像抱着一本沉得离谱的课本。车窗外，清水河慢慢往后退。他第一次觉得镇子很小，小到所有人的好意和为难都挤在一张饭桌上，转个身就会碰疼别人。

晚上，他把信封压在蓝边碗下面。碗口扣住纸角，缺口朝外，像一只没有合拢的嘴。

第三章·退回去的碗

父亲住院后的第三个星期，陈向南在大姑家吃饭时，第一次被退回了碗。

那天大姑家来客，圆桌支在堂屋中央，桌面摆着红烧鱼、炒鸡蛋、花生米。陈向南放学进门，习惯性去碗柜里拿那只蓝边碗。碗刚碰到手，大姑从灶屋探头：「向南，今天人多，你去外婆那边吃吧。」

她语气很平，像说天气。陈向南把碗放回去，碗底擦过木板，发出一声拖长的响。

表哥坐在电视前，回头看他一眼，又转过去。桌上的客人问：「这是建国家那个？」

大姑笑笑：「嗯，孩子命苦。」

命苦两个字落在陈向南背上，比书包还沉。他走出院门，听见里面有人夹鱼时碰到盘子，筷子声清脆。巷子里飘着油香，他肚子叫了一声，叫得很不识相。

外婆家没有点灯。她去医院照看父亲，还没回来。陈向南在门槛上坐到天黑，最后从米缸里舀了半碗米，学着外婆的样子淘洗。水倒多了，粥熬成一锅灰白的汤。他就着萝卜干喝下去，舌头被烫出一个泡。

第二天在学校，他把作业本交上去，老师看见他袖口的米汤印，问：「家里没人做饭？」

陈向南摇头。

老师没再问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块面包。全班同学都看着，他没有伸手。老师把面包放到他书桌上，轻声说：「下课吃。」

他盯着包装袋上的奶油图案，胃里抽了一下。下课后，他把面包塞进书包，带回外婆家，放在灶台边。外婆回来时，裤脚沾着医院走廊的灰。

「你吃。」他说。

外婆拆开面包，掰成两半，大的那半递给他。陈向南没有接。他忽然问：「大姑以前给我交过学费吗？」

外婆的手停住。

「交过。」她说。

「那我以后还她。」

外婆看着灶膛里快灭的火。「不是所有东西都要你还。」

陈向南低头，拿木棍拨火。火星飞起来，在黑灰里亮一下又没了。「可他们都会记得。」

外婆没有反驳。屋外有人走过，脚步声在巷子里拖远。她把那半面包又往他面前推了推，说：「你记路，不记账。」

可从那以后，陈向南开始记账。谁家吃过几顿，谁给过旧衣服，谁说话时看了他一眼，谁把声音压低。他把这些都记在心里，像把碎铁片一片片装进口袋。

周五，三舅叫他去吃饭。饭桌上有炖豆腐，三舅给他夹了一筷子，三舅妈却把盘子往自己孩子那边挪了挪。动作很小，陈向南还是看见了。

三舅喝了酒，拍着他的肩：「向南，你要争气。人这一辈子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」

陈向南点头。肩膀被拍得发疼，他没有躲。那句话听起来像鼓励，也像提前把一扇门关上。

夜里，他把蓝边碗洗干净，放进书包。第二天起，他不再按那张表走。他去码头帮人搬空啤酒瓶，去早餐铺洗碗，换一碗剩粥。大姑在街上碰见他，问他怎么不过来吃饭，他说：「作业多。」

大姑看着他，嘴动了动，最后只说：「别在外头瞎混。」

陈向南嗯了一声。他背着书包往前走，蓝边碗在里面轻轻撞着课本。他忽然发现，自己并没有长高多少，却已经学会把一顿饭咽成一个秘密。

第四章 · 镇上的最后一班车

高考成绩出来那天，清水镇下了一场短雨。雨停后，路边的灰被压成黑泥，客运站门口的水坑里漂着半张招生广告。

陈向南站的公告栏前，手里攥着成绩单。分数离专科线差十七分。十七分不多不少，像一截断掉的桥，能看见对岸，却踩不过去。

外婆问过复读。大姑说复读要钱，三舅说男孩子早点出去闯也好。父亲出院后只能拄拐，在老屋门口晒太阳，听见他们商量，把烟夹在指间半天没吸。

「我去南州。」陈向南说。

没人立刻接话。外婆低头缝一只蛇皮袋，针脚粗，把袋口缝得歪歪扭扭。她往里面塞了两件换洗衣服、一双胶鞋、一个搪瓷缸，还有那只蓝边碗。

「城里还能缺碗？」陈向南说。

外婆没抬眼。「自己的碗，认得你。」

第二天清晨，镇上的最后一班慢车停在站台边。说是最后一班，其实每天都有，只是陈向南觉得这趟车之后，镇子不会再用原来的样子等他。车身掉漆，司机叼着烟，售票员把铁皮箱拍得当当响。

父亲没来送。他托三舅带了一百块钱，纸币折得很小。大姑来了，递给他一袋茶叶蛋，说：「出门在外，嘴甜一点，别犟。」

陈向南接过来，说：「谢谢大姑。」

大姑看着他，像还想说什么。最后她伸手替他拉了拉蛇皮袋的绳子。「到了打电话。」

外婆一直站在车门旁。她个子小，被人群挤得往后退。陈向南上车后，把头探出窗。外婆从兜里摸出一个布包，踮脚递给他。布包里是三十七块零钱，还有一张重新写好的饭表。

纸上没有亲戚名字，只有三行字：早饭要吃，夜里锁门，饭热着人就还有路。

陈向南喉咙堵住。他想笑，说外婆你真啰嗦，可车忽然动了。他只来得及喊：「你回去吧！」

外婆跟着车跑了两步。她没喊，手在空中摆了摆，很快就被站台上的人挡住。清水镇的屋顶从窗外滑过去，河、桥、学校、早餐铺，像被谁一页页翻走。

车到南州已是中午。汽车站热浪扑面，陌生人的汗味、汽油味、盒饭味挤在一起。招工牌举在出口，电子厂、家具厂、保安、洗车。陈向南背着蛇皮袋站在台阶上，忽然不知道该往哪边走。

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男人凑过来：「找工作？包吃住。」

陈向南把蛇皮袋往身后挪。「什么厂？」

「去了就知道，年轻人怕什么。」

他想起三舅说靠自己，想起大姑说嘴甜一点，想起外婆说锁门。他没有跟那人走，转身进了站内小卖部，用五毛钱给外婆打电话。

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。外婆在那头喂了一声。

陈向南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话筒里发抖：「我到了。」

「吃饭了吗？」

他看着玻璃柜里冷掉的包子，说：「吃了。」

挂断电话后，他买了一个最便宜的馒头，蹲在车站墙根吃。蛇皮袋靠在腿边，里面的蓝边碗随着人流的震动轻轻响。南州没有人认识他，也没有人欠他一顿饭。这个发现让他害怕，也让他松了一口气。

第五章·夜班灯

南州电子厂的夜班灯不熄。

陈向南第一次进车间，被白光照得眯起眼。流水线从他面前缓慢滑过，绿色电路板像一片片薄硬的叶子。他的工位负责插两个零件，左手拿，右手按，按完推走。领班说：「错一个扣五块，慢了也扣。」

他点头，手心全是汗。

宿舍住八个人，上下铺，鞋味和洗衣粉味混在一起。夜里两点下班，大家像被抽掉骨头，倒头就睡。陈向南却常常坐在楼梯间，借着应急灯看旧教材。书是从废品站买的，自考语文、基础会计、一本缺了封面的英语。

同宿舍的阿坤笑他：「你还想考大学啊？」

陈向南把书合上：「想多识几个字。」

「识字能涨工资？」

「也许能少被骗。」

阿坤听完愣了一下，没再笑。他翻身爬上铺，丢下一句：「明天加班，别装文化人装到迟到。」

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，陈向南数了三遍。扣掉住宿押金、饭卡、工作服，只剩四百六十二。他寄回去三百，给父亲买药。汇款单上写收款人时，他笔尖停了很久，最后写了外婆的名字。

晚上，他去厂门口吃面。面摊老板娘把汤浇进碗里，问：「小伙子，加蛋吗？」

陈向南摸了摸口袋，说：「不加。」

老板娘看了他一眼，还是夹了半个卤蛋放进去。「碎了，卖不出去。」

他低头说谢谢。那半个蛋泡在红油里，像一盏小灯。他忽然想起外婆掰开的面包，想起许多饭桌，心里刚要发酸，手机响了。

三舅在电话里说，父亲的药不能断，大姑那边又垫了一点钱。「你在城里，工资总比镇上高。先顶一顶，家里就靠你了。」

陈向南看着面汤上的油花，筷子握紧。「我知道。」

挂断后，面坨了。他把半个蛋吃完，汤也喝干净。第二天，他去厂外夜校报名。报名费一百二，交完只剩二十七块。他把收据夹进英语书，像夹一张去远方的车票。

夜校教室在一栋旧楼三层，风扇转起来吱呀响。老师让每个人自我介绍。轮到陈向南，他站起来，说自己来自清水镇，在电子厂上班。

「为什么来上课？」老师问。

他本想说为了找更好的工作，话到嘴边变成：「我不想一直站在流水线边。」

教室里有人笑，也有人低头记笔记。陈向南坐下时，耳朵发烫。窗外是南州的高架桥，车灯一串串流过去，不为谁停。

那晚下课，他回到宿舍，发现蓝边碗被阿坤拿来泡面。阿坤见他进门，忙说：「我看你不用，就借一下。」

陈向南走过去，把碗端起来，汤水洒到手背上。他没有骂人，只把面倒进阿坤自己的盆里。

「这个别碰。」他说。

宿舍安静下来。阿坤撇撇嘴，没吭声。

陈向南把碗洗了三遍，放到枕边。夜班灯从窗外照进来，照着碗沿那个缺口。他躺下，第一次清楚地想：他要离开流水线，也要离开那个被人随手拿起、随手放下的位置。

第六章 · 第一张名片

陈向南拿到第一张名片时，已经二十七岁。

名片很薄，白底黑字，印着「南州恒达贸易有限公司 业务专员 陈向南」。他坐在公司前台旁边，把那盒名片拆开又合上。纸边割得整齐，摸上去有一点锋利。他想拍张照片发给外婆，举起手机又放下。外婆看不懂业务专员是什么，她只会问吃饭了吗。

从电子厂出来后，他做过仓库、送货、门店导购。恒达贸易是他第一份需要穿衬衫的工作。经理教他见客户要笑，递名片要双手，酒桌上别先夹菜。陈向南学得很快，快到同事说他天生适合跑业务。

他知道不是天生。人在别人家饭桌上长大，最先学会的就是看脸色。

第一个季度，他签下两单小客户，提成发下来那天，林晓雯请他吃火锅。林晓雯是公司财务，说话慢，算账快。她把菜单推给他：「今天你请，我负责不让你乱点。」

陈向南笑：「我现在也是有名片的人。」

「有名片的人先把袖口扣好。」她伸手指了指。

他低头扣袖口，耳朵有点热。火锅雾气升起来，隔着白烟，他看见林晓雯眼睛里有一点笑。那一刻，南州不再只是车间灯和高架桥，像终于有一扇窗为他亮着。

电话是在羊肉刚下锅时来的。三舅声音压得低：「向南，你爸要换支架，钱差一点。你大姑说她家装修也紧，你看你那边能不能先拿两万？」

陈向南握着手机，火锅汤翻滚，红油溅到桌面上。

林晓雯抬眼看他。

「我想办法。」他说。

那顿饭后来吃得很安静。林晓雯没有追问，只在结账时把自己的那份转给他。走出店门，她说：「你可以跟我说实话。」

陈向南把手机放进口袋。「家里一点事。」

「一点事要两万？」

他停住脚。街边霓虹照在她脸上，也照在他刚买的皮鞋上。那鞋打折，仍花了他半个月工资。

「我爸身体不好。」他说。

林晓雯点点头，声音放轻：「那你也要留一点给自己。」

陈向南笑了一下。「以后会有的。」

他向同事借了一万，从信用卡套了八千，又把刚发的提成全转回清水镇。月底房租到期，他搬进更远的城中村，每天早上提前四十分钟挤公交。经理夸他拼，说年轻人就该趁早吃苦。

陈向南递名片时笑得更稳。客户的烟他接，酒他挡，难听话也吞。夜里回到出租屋，他把衬衫挂在窗边，蓝边碗放在桌上，里面泡着一包两块钱的榨菜。

林晓雯来过一次。她站在门口，看见屋里只有一张折叠床、一只电饭锅和那只旧碗，沉默了很久。

「你总说以后。」她说，「你的以后到底排在第几个？」

陈向南没答。他想说父亲病了，外婆老了，亲戚帮过他，欠的总要还。可这些话太多，堆在喉咙里，最后只剩一句：「会好的。」

林晓雯把带来的水果放在桌上。苹果滚了一下，碰到蓝边碗，停住。

那晚她走后，陈向南从名片盒里抽出一张，背面写下欠款数字。写完，他盯着自己的名字看了很久。名片上的陈向南体面、清楚、位置端正；背面的陈向南却被一串数字压弯了腰。

第七章·回乡的酒席

清明回乡那年，陈向南穿着一件浅灰西装，鞋擦得很亮。大姑在酒席门口看见他，眼睛先落在他的车钥匙上，再落到他脸上。

「向南出息了。」她声音扬起来，「在城里当经理了吧？」

陈向南笑着说：「就是跑业务。」

酒席摆在镇上新开的饭店，墙上贴着金色福字，空调吹出一股潮味。亲戚们多年没这么齐。父亲坐在角落，拐杖靠着椅背，脸上皱纹深了。三舅端着酒杯过来，拍他的肩：「你看，我早说这孩子能靠自己。」

陈向南端杯，喝下去。白酒从喉咙烧到胃里，他没有皱眉。

席间，大姑说表哥想在南州找工作，三舅说家里老房子漏雨，二姨说孩子补课费贵。每句话开头都是「你现在方便」，结尾都是「也不是非要你」。陈向南把菜夹进碗里，又放下，听见自己的名字在桌上被传来传去，像一道每个人都能下筷的菜。

父亲忽然咳嗽。陈向南起身去倒水，父亲挡了一下：「你吃你的。」

「没事。」

父亲接过杯子，手抖，水洒在裤子上。他看着儿子胸前的领带，小声说：「别都应。」

陈向南一愣。父亲已经转过脸，像刚才那句话不是他说的。

饭后，大姑把他叫到走廊。走廊尽头堆着空酒箱，窗外是清水镇窄窄的街。她从包里拿出一张纸，上面写着表哥的简历。

「你一句话的事。」大姑说，「当年你读书，我也没少操心。」

陈向南接过纸，纸很轻。他想起那张医院欠条，想起被退回的碗，也想起大姑雨夜递来的毛巾和半块肉。好与不好纠缠在一起，没有哪一边能干净地撕下来。

「我帮他问问。」他说。

大姑的脸亮了一下：「还是你懂事。」

回到老屋，外婆正在灶前择菜。她老得比他记忆里快，背弯下去，手指关节像小树根。陈向南把买来的营养品放到桌上。

外婆看也没看，只问：「喝多了没？」

「没有。」

她从柜子里拿出蓝边碗。陈向南怔住。他以为那只碗一直在南州，后来才想起前几年搬家时，他把它带回老屋，怕自己在城市里显得太寒酸。

外婆把饭盛进去，推给他。「你小时候用这个，吃得快。」

陈向南端起碗，缺口还在，磨过无数次，反倒圆了。他忽然问：「外婆，我小时候是不是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？」

外婆择菜的手没停。「孩子吃饭，算什么麻烦。」

「可他们都记得。」

外婆抬头看他，眼神浑浊，却没有躲。「记得是他们的事。你别把每个人的算盘都背到自己身上。」

窗外有人放鞭炮，纸屑落在院子里。陈向南低头扒饭，饭粒黏在碗底。他想把外婆的话记住，可酒席上的声音还在耳边转。你现在方便，你一句话的事，当年我们也没少操心。

那晚，他把表哥的简历折好，塞进西装内袋。纸角贴着胸口，像一枚小小的钩子。

第八章·城市没有靠山

陈向南的生意是在一个雨季垮掉的。

他和朋友合伙做办公耗材，租了一间临街小铺，门头蓝底白字，开张那天还摆过两排花篮。那时他以为自己终于不用再递别人的名片。他给外婆打电话，说以后会更稳。外婆在那头只问：「饭按时吃吗？」

第一年勉强赚钱，第二年客户拖款，合伙人私下挪走一笔货款。房租、供应商、信用卡像几只手，同时从背后拽住他。林晓雯来店里找他时，他正在给客户打电话。

「张总，您再宽我三天。」他笑着说，「真不是催您，就是厂家那边也催得紧。」

电话挂断，他脸上的笑还没收干净。林晓雯站在门口，看着满地纸箱。

「你又借钱了？」她问。

陈向南弯腰搬箱子。「周转。」

「你每次都叫周转。」

他手里的箱子很沉，胶带勒进指缝。「过了这个月就好。」

林晓雯没有像从前那样叹气。她只是把一张银行卡放到柜台上。「这里面有三万，是我最后能帮你的。不是因为我不管你，是因为我不想跟一个永远把自己排在最后的人过日子。」

陈向南直起身，后背全是汗。「我没让你跟我吃苦。」

「可你也没让我跟你生活。」

雨敲在卷帘门上，店里暗下来。林晓雯转身走时，伞撑开的声音很轻。陈向南追到门口，只看见她的背影被雨幕吞掉。他想喊她名字，却发现自己连一句能留下她的话都没有。

一个月后，店铺关门。陈向南把剩下的货低价处理，搬走电脑和账本。蓝边碗从柜子最底层翻出来，里面落满灰。他用袖子擦了擦，缺口处积着黑线，怎么也擦不干净。

房东催租，供应商堵门，亲戚电话也在响。大姑说表哥工作的事还没回音，三舅说老房子真的漏得不能住。陈向南坐在空店里，看着手机屏幕一次次亮起，又暗下去。

晚上，他拖着行李箱去找临时住处。银行卡余额只够撑十天，信用卡还款日像一把刀悬在头顶。南州的街很亮，便利店、药房、烧烤摊都开着，可每一扇门都需要钱才能进去。

他在桥下坐了一会儿。河水发黑，高架上车声不断。他忽然想起自己离开清水镇那天，也是这样不知道往哪边走。原来走出来不是结尾，只是换一个地方继续被生活追。

手机最后一次亮起，是老梁。

「在哪？」老梁问。

陈向南看着桥墩上的小广告，说：「外面。」

「少废话，定位发我。」

他握着手机，雨水顺着屏幕往下滑。过了很久，他把定位发过去。发送成功那一刻，他把脸埋进掌心，像终于承认自己走不动了。

第九章·朋友的沙发

老梁住在南州北边，一室一厅，客厅沙发塌了一半。

他把陈向南从桥下接回来，没问欠了多少，也没问林晓雯为什么走。进门后，他从冰箱里拿出两罐啤酒，又翻出一包速冻饺子。

「先洗澡。」老梁说，「你现在像被雨泡发的账本。」

陈向南笑不出来。洗完澡出来，饺子已经煮好，碗摆在茶几上。不是蓝边碗，是一只印着超市赠品字样的大白碗。热气往上冒，他忽然饿得手抖。

老梁坐在地板上，打开啤酒。「吃。天塌了也等吃完再塌。」

陈向南夹起一个饺子，咬破，汤汁烫到舌头。他低着头吃，吃到第八个，眼泪掉进碗里。他立刻用手背擦，像擦一滴油。

老梁装作没看见，仰头喝酒。

凌晨，两人去便利店买烟。店员趴在收银台打盹，白色灯管把货架照得干净而冷。老梁蹲在门口台阶上，递给他一支烟。

陈向南摆手：「戒了。」

「那就拿着，不点。」老梁把烟塞到他指间，「手里有东西，人不容易散。」

他们坐了很久。清洁车从街对面慢慢开过，刷子擦着路面，发出沙沙声。

陈向南说：「我是不是挺没用的？」

老梁看他一眼。「你要听真话还是好话？」

「真话。」

「你不是没用，你是太爱把自己当工具。家里缺钱，你补；亲戚开口，你应；女朋友等你，你说以后；生意垮了，你还想着别人的面子。你把自己用到没电，还怪灯不亮。」

陈向南夹着那支没点的烟，指尖发白。

「他们帮过我。」他说。

「帮过就是帮过，欠就是欠。可你不是一张欠条。」老梁把啤酒罐捏扁，「欠条还清就完了，人不是。人得活。」

这句话很轻，却像便利店门口的冷风，一下钻进陈向南胸腔。他想反驳，想说你懂什么，想说外婆、父亲、大姑、那些饭。可老梁不是要他否认过去。老梁只是把他从过去里往外拉了一下。

天快亮时，老梁说：「我这沙发你先睡一阵。工作慢慢找，债慢慢还。别再用一个烂决定去堵另一个洞。」

陈向南点头。回去路上，早点铺开始蒸包子，白雾从笼屉里冲出来。他买了两份豆浆油条，抢在老梁前面付钱。

老梁骂他：「有病啊你？」

陈向南把零钱塞进口袋，说：「这顿我请。」

他提着热豆浆往楼上走。天色从楼缝里一点点亮起来。那不是答案，只是一点光。但对一个在桥下坐过的人来说，一点光已经够他把下一步看清。

第十章 · 给外婆的电话

外婆病重的电话，是父亲打来的。

陈向南正在面试一家小公司的运营岗位。会议室玻璃墙外，人来人往，面试官问他为什么离开上一段创业经历。他刚说到「方向调整」，手机在裤袋里震个不停。

他挂断两次，第三次看见父亲名字，起身说了抱歉。

电话那头，父亲喘得厉害：「你外婆……医院说让家里人都回来。」

陈向南看着玻璃里自己的影子，衬衫领口平整，眼神却空了。他回到会议室，拿起简历，对面试官说：「家里有急事。」

赶到清水镇医院时，天已经黑了。走廊灯坏了一盏，光一段亮一段暗。外婆躺在病床上，脸小得像缩回了被子里。大姑、三舅、父亲都在，没人说话。

陈向南走到床边，叫了一声外婆。

外婆眼皮动了动，像从很远的地方回来。她看见他，嘴角抬了一下。

「吃饭了吗？」她问。

陈向南鼻子一酸。「吃了。」

大姑转过身去擦眼睛。三舅把烟盒捏在手里，没敢点。父亲坐在墙边，拐杖横在膝上，整个人比从前更矮。

夜里，亲戚们陆续回家。陈向南守在病床旁。外婆醒一会儿，睡一会儿。快天亮时，她忽然说：「碗呢？」

陈向南没听清：「什么？」

「蓝边那个。」

他从老屋柜子里找来，洗净，装了半碗温水。外婆看着那只碗，手指在被面上动了动。陈向南把碗凑近，她没有喝，只盯着缺口。

「那年你妈走，你爸在外头，我怕你觉得没人要。」外婆声音很轻，「就让他们轮着叫你吃饭。你那时候高兴，我也高兴。」

陈向南握着碗，手背绷紧。

「后来他们难，你也难。人心不是一下变坏的，是日子把每个人都磨窄了。」

他低声说：「我一直觉得我欠他们。」

外婆摇头，很慢。「你欠我一件事。」

陈向南俯下身。

「好好吃饭。」外婆说，「别把自己活成还账。」

窗外第一辆公交车驶过，声音从远处滚来。陈向南把脸贴在床沿，像小时候把脸埋进她围裙里。外婆的手落在他头顶，轻得几乎没有重量。

「饭热着，人就还有路。」她停了停，「路是你的，向南。」

那天上午，外婆睡过去后没有再醒。亲戚们忙着办后事，谁家出车，谁去买寿衣，谁垫钱。陈向南站在医院院子里，听见他们的声音远远近近，第一次没有立刻走过去接住所有事。

他低头看那只蓝边碗。阳光落在缺口上，粗白的瓷胎亮了一下，像一个终于不用再遮掩的伤口。

第十一章·不再解释

外婆的头七过后，大姑把亲戚们叫到老屋，说要把后事的账算清。

堂屋还是那张旧方桌，桌面被岁月磨得发亮。陈向南坐在靠门的位置，门外晒着外婆洗过的竹筛，筛沿裂了一道口。父亲坐在他旁边，拐杖立在腿间，低头看自己的鞋。

大姑拿出账本，寿衣、酒席、纸钱、车费，一项项念。她念得细，像怕漏掉一个钉子。念完，她合上本子，说：「向南，你现在在城里，大家也知道你难。可外婆最疼你，这个大头你出，别人没意见吧？」

屋里没人说话。三舅咳了一声，看向窗外。

如果是从前，陈向南会立刻点头。他会说应该的，会把所有沉默都当成催促，把所有目光都当成账单。他甚至已经摸到手机，准备查余额。

可外婆临终前那句话压住了他的手。

别把自己活成还账。

他抬起头：「我按该出的出。多的，我现在出不了。」

大姑愣住，像没听清。「什么叫该出的？你外婆带你最多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陈向南说，「所以我这些年给她的钱、给我爸看病的钱，我没跟任何人算过。今天后事，大家按人头分。我的那份我出，父亲那份我也出。剩下的，不该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。」

桌边响起一声很轻的吸气。二姨低头翻包，三舅的脸红了，不知是酒还是羞。

大姑把账本推过来：「你这是跟我们算清楚？」

陈向南看着她。她比记忆里老了，鬓边有白发，手背也有斑。他忽然不恨她。她给过他饭，也给过他难堪；她在雨夜递过毛巾，也在酒席上递过简历。人不是一笔账能写完。

「不是算清楚。」他说，「是我不能再装作自己扛得起所有东西。」

大姑的嘴唇抖了一下。「你小时候——」

「我记得。」陈向南打断她，声音不高，「大姑，我都记得。那碗排骨汤我记得，你替我交过学费我也记得。可我不能因为记得，就一辈子不敢说不。」

堂屋安静得能听见墙上钟走针。

父亲忽然伸手，按住拐杖。「秀兰，就按他说的吧。」

大姑转头看父亲，眼圈一下红了。「你现在倒会说话了。当年你把孩子丢给我们的时候，怎么不说？」

父亲低下头，肩膀缩着。陈向南以为自己会替父亲辩解，可他没有。他只是把账本拿过来，重新列了数字。每个人该出多少，写得清清楚楚。

三舅第一个掏钱，嘴里嘟囔：「行了行了，都一家人。」

陈向南没有接那句一家人。他把自己的那份转过去，又替父亲转了。手机提示音响起，干脆，短促。转完，他把蓝边碗从柜子里拿出来，放进纸箱。

大姑看着他：「你拿这个干什么？」

「带走。」

「一个破碗。」

陈向南把纸箱合上。「嗯，我的。」

离开老屋时，父亲送他到巷口。父子俩并排走得很慢。到了车旁，父亲说：「向南，爸对不住你。」

陈向南打开后备箱，把纸箱放进去。他没有说没事，也没有说原谅。他只是转身，替父亲把衣领翻好。

「以后药费我按月给。」他说，「别的事，你先跟我商量，别替我答应。」

父亲点头，眼睛湿了。

车驶出清水镇时，陈向南没有再回头。后视镜里，巷口越来越小，父亲的身影也越来越小。可他胸口那枚钩子，像终于被谁轻轻取了下来。

第十二章·有盼头的人

回到南州后，陈向南换了一间小房子。

房子在老小区六楼，没有电梯，楼道里贴满开锁广告。窗外能看见一棵香樟，夏天叶子密，风一过，整面窗都晃。房租不便宜，但厨房有一扇小窗。陈向南看房时站在那里很久，最后对中介说：「就这间。」

他找到一份运营工作，工资不算高，胜在准时发。每天早上，他煮一锅粥，煎一个鸡蛋，把蓝边碗放在餐桌左边。碗沿缺口朝里，不再像一张没合拢的嘴，倒像一个安静的标记。

老梁第一次来，拎了两袋菜。进门看见桌上的碗，笑：「你这古董还在？」

陈向南接过菜：「以后用来盛汤。」

「舍得？」

「碗不就是用的。」

老梁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出声：「有进步。」

他们在小厨房里做饭。老梁切菜像打仗，葱段飞得到处都是。陈向南把鱼煎糊了一面，开窗散烟。楼下有人吵架，隔壁小孩背英语，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响。生活没有忽然变好，却开始有了能握住的形状。

吃饭时，父亲打来电话。陈向南看着屏幕，停了两秒才接。

父亲说药快吃完了，又说三舅问他能不能帮表弟介绍工作。

陈向南夹起一块豆腐，放进碗里。「药费我明天转。工作的事，让表弟把简历发我，我只能帮他看，不能保证。」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。父亲说：「好。」

挂断后，老梁举起汤勺：「这才像人话。」

陈向南笑了。他没有解释自己花了多少年才学会这几句人话。那些年在亲戚饭桌上低头扒饭，在流水线边熬夜，在客户面前端杯，在桥下发定位，都不是白走。只是以前他总以为路

的尽头要给别人看，现在才知道，路也可以只是让自己回家。

周末，他去了一趟公园。南州秋天短，阳光落在湖面上，像碎银。草坪上有人放风筝，有人拍婚纱照，有老人推着轮椅慢慢走。他坐在长椅上，给林晓雯发了一条消息。

「以前谢谢你。也对不起。」

他没有等回复，把手机扣在膝上。过了一会儿，手机震动。林晓雯回：「好好生活。」

陈向南看着那四个字，眼眶热了一下。他把手机收起来，起身去买了一杯热豆浆。纸杯捧在手里，暖意一点点渗进掌心。

傍晚回家，他路过菜市场，买了青菜、排骨和两个红薯。卖菜阿姨多塞给他一把葱，说：「小伙子，经常来啊。」

他说：「好。」

上楼时，楼道灯坏了两层。他打开手机照明，一步一步往上走。钥匙插进锁孔，屋里还是暗的。陈向南没有急着开灯，先把菜放到厨房，把米淘好，排骨焯水。火点起来，蓝色火苗舔着锅底，水声慢慢响。

他给外婆的旧号码发了一条短信，明知不会有人收到。

饭热着。我也还有路。

短信发出去，屏幕显示发送失败。陈向南看了一会儿，把手机放下，重新盛米。窗外香樟树影晃动，城市的灯一盏盏亮起来。

汤开了。他用蓝边碗盛出第一碗，放在桌上，又给自己盛了一碗。没有人催他还什么，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多做一点。他坐下来，慢慢喝了一口。

排骨汤有点淡。他起身加盐，尝了尝，正好。

很多年后，陈向南仍会想起清水镇的那些饭桌。想起大姑的排骨汤，三舅的酒气，外婆灶前的火，父亲病床上的手。想起自己曾经那么急着长大，急着离开，急着证明没有白吃过一顿饭。

可这一晚，他只是把窗户推开，让晚风进来。桌上有热汤，手机里有朋友约下周吃饭的消息，明天有工作，月底有账单，也有一点存款。

人生并没有因此变得顺利。只是他终于知道，自己不是为了把每个人满意地送到岸边才活着。他也在河里，也要呼吸，也要看一眼天光。

陈向南把碗洗净，放回架子。缺口朝着窗，接住了城市里一小片灯。

为自己活一次 · 傑森森